

宋名臣言行錄 卷之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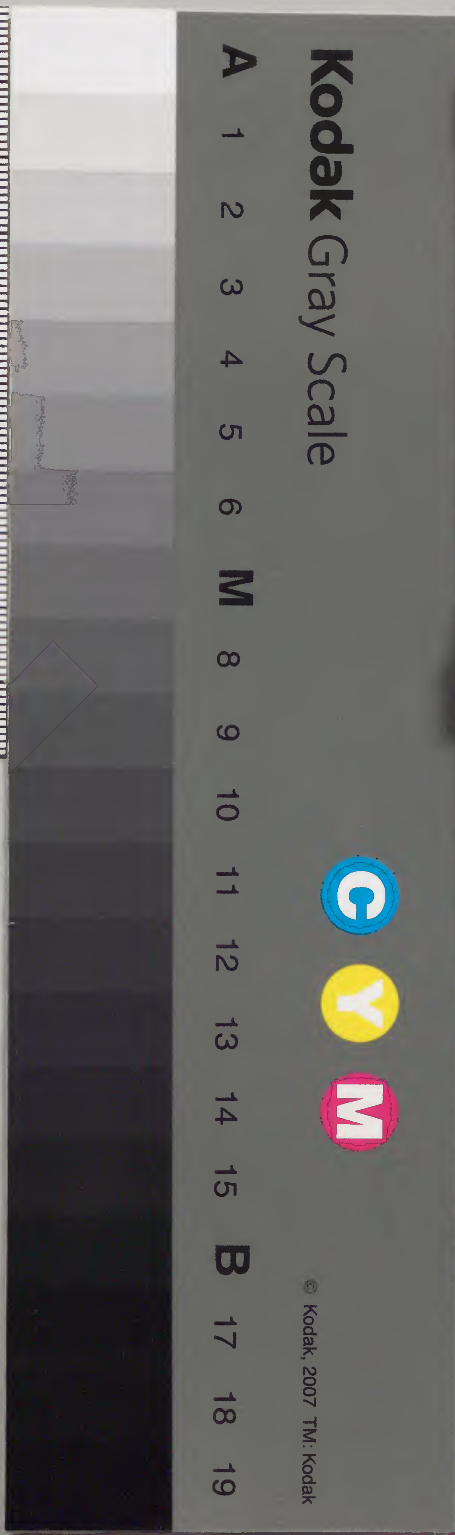
岳和漢 張栻之 魏挺之 劉清之 陸九齡 陸九淵 陸亮 蔡元定 蔡沈

217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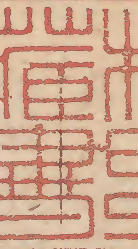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七 函	五 九 八 口	一 九 冊	漢 書 類
一 十 架			

漢書門			
一 九 冊	五 九 八 口	一 九 冊	漢 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80
冊數	19 (19)
函號	287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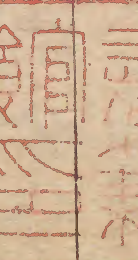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三



呂祖謙

東萊先生文集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

靖公自壽春徙開封今為開封人以祖致仕

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

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母憂免喪除太學

博士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丁父憂免喪主管

台州崇道觀召為祕書郎兼國史編修遷

著作再遷大著蕪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

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

武夷冲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

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
終年四十五。

嘉泰八年賜謚。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懷。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

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
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
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
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
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
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
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
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
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
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
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
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
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
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略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
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
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
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
停滯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
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
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

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
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略知道體
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
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
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
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
喻誠為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政得
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事工夫學者於此須是
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
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

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
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
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
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裒
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
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
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
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是
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

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
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
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
夫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泚耶道學將誰使之振
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
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
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
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
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
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
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

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
孝友絕人而勉厲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
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耻
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
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
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
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
所不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
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
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
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
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

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
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
有瘳冀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
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
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
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
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音
騰牋而有約蓋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
慄訃卓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
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云云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

一篇說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
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
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為懈
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
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
見伯恭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
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
矣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閻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擬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麓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

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看來他要說為人謀而不盡心為忠傷人害物為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學易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止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鵠圖說作一塊又生怕

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晦翁語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陰補承務郎

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

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

栻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

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徽州召為吏部

員外郎未幾無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

州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上念公除禁

職守靜江經略治聞詔特轉承事郎進直

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運副即

知江陵帥本路求開未得而病革且死猶手

草遺表寫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

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謚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不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履不置者，十有

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

孝宗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起忠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為己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即進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

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廣克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 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 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 上皇亦召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未決至救將無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已辭世即草土拜疏言吾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為羣邪所

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之使吾曾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 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為破虜之一奇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 陛辭時宰相方藉恢復之說為身謀而其所以蒞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荅見 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曾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

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為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飢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

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

上為默然

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猶以為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為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

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為過計之憂哉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

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從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病疾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
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
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
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
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致
致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
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
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
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
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
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

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
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
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
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
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
者歟

靖康之變 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
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
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
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朱子述行狀後嘗曰
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又此是第一步

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交是當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為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為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為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為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荅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晦翁致書略曰某切覲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

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
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
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
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
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
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
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
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
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
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
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

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
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
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獲之非惟十駕之弗
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絕首
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
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
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膺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
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
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
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

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云云兄喬
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
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足
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
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
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
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
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
論網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
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
可及此其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

姿澁訥交際醇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
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
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
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
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
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
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真頑勇於改過奮
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胸懷
坦然無復隔閼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
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
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
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為社稷生民福孰

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
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
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為二者公之
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
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
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
矢靡他至於學親編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
學一先生之行暖曖妹妹不復廣求其進學
之力不以在己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
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
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申徒事見莊子內篇
五申徒嘉几者也尊

足事乃叔山
無趾並見上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
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
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
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
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
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曾次而無一豪功利
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
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
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云云敬夫天姿
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
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
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

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
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
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踈密之際後之君
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
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
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欽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它才一說時便更不問
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它个某則性鈍讀書極
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欽夫大聰明看道理不子細
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欽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欽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欽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論議出入意表近讀其
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晦翁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三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四

魏挺之

艮齋先生

字元履後改揆之字子實然以元履聞也父
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兩
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
正周薦于朝時相尼之不得召乾道四
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特詔
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
後罷為台州教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淳
熙三年追贈宣教郎直祕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竒之已而徧從

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獎嘆開納

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未其功大請言於

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為苟合長善揀失惟恐不及
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
有不合已意亦面質不致大抵為人最隆於義
也

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為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
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
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
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嘆
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
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

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
遽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太學多士有
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

白本作同

晦庵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
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
達迨夫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
人之善若獲於已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
阨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
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
施誰謂落落乃遑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
悽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愒尋復詔追誰謂一
疾乃訖于斯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

王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
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矣必梁丘君可亦可兄
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詆
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
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
寄行高文卑祗以為累日月有時漬縣東芻長
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
誠未飲未食萋萋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
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葬其實銘
之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
之命也時覲勢方盛某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

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
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
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 孝宗因納
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
茂良等歎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
嗟悼久之即下 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
揆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
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不及以政事元履自
明皆深詆覲者 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間
存歿遠近傳聞感歎興起某且復記贈官事以
明 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
後聖法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

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
揆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為學官在職

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過近倖之不當進者
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

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如
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

為如何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荅揚先帝
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

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
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謹云

海翁記
贈告後

劉清之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

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

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

宜黃宰龔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

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州歲滿諸司薦知常

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

管雲臺觀寧宗嗣位越月起知袁州而已

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歿享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瀚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

絕口父母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

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

勤甚比長受業於兄蚤夜力學志意自修專以

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為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
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
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
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除太常簿以啓謝諸公
有曰有如懷祿希世將恐初心之遂亡倘或獻
諛取容何待已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
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
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丞否則雖有
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無如也
蓋為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

今世明於理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
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學官
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
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
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
初以進士得官也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
翁即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
罷官嚴陵丞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
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公已深知
公為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既高
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

鉅儒如王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已為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欽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為無所顧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拔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為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為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曲皆可

舉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為急務見初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為志聞人之善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今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

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
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
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 元祐以來諸老
先生說以為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
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
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
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
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
不恠一從學士真儒考德而問業則曰是好名
者三也 云云 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
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
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

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某少壯不務
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
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
時異事殊其未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為學無與為對
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
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
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
途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
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

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
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願以聖賢之
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
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
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云云夫涵養之功則
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
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
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母欲速
母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
矣

公沒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行之
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
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
衆人之所不樂從宦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
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致
致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
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
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
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
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
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
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
晚益親然而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
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病衰而不文言又

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登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欽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之十四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五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為學錄 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 淳熙甲午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 庚子春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貧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

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間間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為多焉休假則與弟子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藝

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長比間之士即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

與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閱習屯禦皆可為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又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曾糾纏膠鞮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唯動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瀆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圍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

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
負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
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擬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
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
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
之地弗措也

晦菴餞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
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
有基方築室未開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
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
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

古最靈心消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
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晦菴和云德業風流
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
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
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
然以鵝湖前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
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
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
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纊之久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情
為念少焉正卧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
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
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
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沒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
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
後學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
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
再見遂頹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

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
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
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
曾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
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
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
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
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
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云云
烏乎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泯屢
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
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耶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靜復齋之弟登 乾道八年進士第
淳熙元年授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
闋調建之崇安簿八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
察不赴九年以侍從薦除國正十年遷 勅
令所刪定官十一年修 寬恤詔令書成改
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除將作監丞後省疏
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六年滿祠
光宗登極除荆門守 紹熙三年冬卒于官
享年五十四 嘉定三年賜謚
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

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
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
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苟
簡勤於攷索

嘗曰牛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
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
謂先生曰未嘗款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
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
悟理融出於自得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

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說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

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訪求
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
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
名曰象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
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難道耳古人謂宿
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
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
因書此以自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
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

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
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
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
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
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
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
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
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
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
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

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
力工倍二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
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
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
以此而有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
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
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欽此五福以
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

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
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
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欽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
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天子以錫爾
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
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
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
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

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
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
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
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
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
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
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
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
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
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
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

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
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
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
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
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
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
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已分
內事已分內事即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
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
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
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
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不
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
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
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

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
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
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
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
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巖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
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
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
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
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
會哉

孔煒議謚

其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其忽
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
之無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
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
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
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
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
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門人楊簡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
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
也

晦菴答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

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
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
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
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
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
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
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
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
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
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
下有豈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
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九韶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晦菴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然而詆濂溪不已先生因為之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曰易之太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

晦菴答曰太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

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
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
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
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
床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老
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
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
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
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
更請子細著眠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答之以為凡辨論亦須
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
歸著如不能然但於勾處急迫之中肆支蔓躁
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
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
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

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
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它那不說
破處它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綉出從君
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它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門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
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豪人欲雜乎其間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

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身能

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諱

子靜使氣好為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個行戶尚有所擬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

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

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某言日

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

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

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

子家風某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

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

可惜某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某便如此
却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
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菴曰子靜所學分
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
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以論思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
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
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之十五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六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
壁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
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
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
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鑿成箴又不報
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
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
應鄉舉推為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

賞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為國大耻六詣
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
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之句其稟性
忠誼至老彌篤云

紹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略曰中國天地
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
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
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
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
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
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洩
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

之初君臣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
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
斥死南方天下之氣墮矣自非逆亮送死淮南
亦不復知兵戈之為何事也今醜虜之植根既
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
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
上下苟安而為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屬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
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
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
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
兵止於民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

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月待命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以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為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為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

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讎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風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及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

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 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 陛下雖欲得非常

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 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 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閔失馭偽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 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丞旋征澤潞李

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
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
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
間憂虜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擲東征西伐天
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鞵綠布衣
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
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
紹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
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乘寇人心業業決意親
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
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
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

未幾元昊在西復恃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
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
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
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
霜冽冽胡塵撲面驚駭慘骨國祚若旒孰任
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淞頽
亮凶燄震撼六合投筭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
戈自取夷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崇事高
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
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
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涵于酒無沈

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為
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
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佞勿謂天高常若對越
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
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
勿侮老成之人勿責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
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
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
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
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
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
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

夏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冰
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
茅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
主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
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
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
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
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
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
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

故其射一出而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

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其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為漢唐分踈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剝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某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

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
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
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
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
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
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
無乃甚高而孤乎宜其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
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
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大銳論大
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
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

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
之無 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用於
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
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
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
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
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
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
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
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
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
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

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於滅它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及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

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来點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

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

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悞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龐豪却一點使不著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
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
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
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並存翁書

翁以道學為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
不少假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
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
涵養為正粹面盎背則其於諸儒誠有媿焉至
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
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

萬古之心曾世俗所謂麤塊大齷飽有餘而文
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 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 某官三

歲大比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 藝祖皇帝
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
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
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
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 朕
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嘗抱不平之恨故
及第後謝宰執有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
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遷又

云如其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
壁水一几明窓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
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無
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
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又云某敢不益勵初心重溫舊業以片言而悟
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
生疊疊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
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
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
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

近眠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
世孰是文中之虎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
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
由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
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
奴天於同父既豐歆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
之早遇豈愧橫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問以才
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
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
書世無揚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
皆欲殺我獨怜才脫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

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末知同父者益信其
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匪
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
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
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
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
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
所不能自為者天斬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絕
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
而後欲與同父憇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
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
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
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六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七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事晦庵慶元初年

黨禁禍作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

嘉定三年夏旨贈迪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

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淳

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登其

黨伍相與餐餼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

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

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乞送別州編

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
晦翁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
翌旦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晦翁
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
下者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
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
行無幾微不適意年子服獨為之涕泣流連而
不能已處事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
乘舟就貶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

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
蔡應荅洒然少遲諸人醺酒至飲皆醉晦翁間
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
飲橋上詹尤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
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甚連日
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為樂別後乃覺闕事可
歎可歎
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
深也

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

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緒動冊子便覺前
入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
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
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
相從如往時否耳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為無補甚恨抱
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
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書翁

戊午歲元定卒晦翁哭一慟冬十月祭之曰某
聞亡友西山先生葬心季通馬林之側遠自春
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

呼哀哉尚享

又與勉齋黃

翰

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

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
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
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
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
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
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
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
視君之友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
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
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
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繁學者讀之不
能以句元定配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
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
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
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蓋深致其哀焉
勉齋黃文肅公翰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
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
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
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蓋該洽
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

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

煇

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

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
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
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
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僻
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
易書難季通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性
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生先處
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
天道為先自本而文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
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

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
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
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亡久矣然
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
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
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
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
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 建隆 皇祐元
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
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 崇 宣之
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

和哉丁未 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
攄是固不違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
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
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
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
兩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
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
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
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
若黃鐘圖徑之數則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
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
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

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
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
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
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
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
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學於習
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
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
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
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
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
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

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
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詔典領之
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
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
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
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
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
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
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志者故屬予
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箴被
之管弦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
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

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僮及見之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朏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

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歷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季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蔡沈

九峯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卜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 紹定三年五月沒年六十四

西山師事晦庵而晦庵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君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為環眠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君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
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
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
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
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
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
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
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
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
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
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
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

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
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
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
於理非窮神知此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
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偽學之論興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
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
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
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
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
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
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

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
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乎歟
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歎重然
學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
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
吟詠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
非徒以詩自命而已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十七

